

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方式
更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
在日常生活、科学研究以及社会管理等
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现代英汉隐喻探究 与跨文化翻译策略

XIANDAI YINGHAN YINYU TANJIU YU KUAWENHUA FANYI CELUE

赵娟 ◎ 著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www.waterpub.com.cn

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方式
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
日常生活、科学研究以及社会管理等
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现代英汉隐喻探究 与跨文化翻译策略

XIANDAI YINGHAN YINYU TANJIU YU KUAWENHUA FANYI CELUE

赵娟 © 著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www.waterpub.com.cn

· 北京 ·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英汉隐喻的深入研究,探索和揭示了英汉两种语言在隐喻表达形式上存在的跨文化间的共性与差异,探讨了英汉隐喻中的文化认知和跨文化视角,以便在英语翻译时能够更好地把握不同语言在形式与意义表达上的基本规律,并在具体的英语翻译实践中注重跨文化翻译策略的运用,为隐喻认知语言学理论在英语翻译实践中的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英汉隐喻探究与跨文化翻译策略 / 赵娟著. —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170-6299-8

I. ①现… II. ①赵… III. ①隐喻-对比研究-英语
、汉语②英语-翻译-研究 IV. ①H15②H3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16607号

责任编辑:陈 洁 封面设计:王 伟

书 名	现代英汉隐喻探究与跨文化翻译策略 XIANDAI YINGHAN YINYU TANJIU YU KUAWENHUA FANYI CELÜE
作 者	赵娟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1号D座 100038) 网址: www.waterpub.com.cn E-mail: mchannel@263.net (万水) sales@waterpub.com.cn 电话: (010) 68367658 (营销中心)、82562819 (万水)
经 售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和相关出版物销售网点
排 版	北京万水电子信息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同力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	170mm×240mm 16开本 13.75印张 243千字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2000册
定 价	56.00元

凡购买我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的,本社营销中心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言

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方式，更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在日常生活、科学研究以及社会管理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传统的观点认为隐喻是对语言的一种装饰，可有可无。但研究发现，隐喻思维历史悠久，它甚至先于逻辑思维。它是人们认识世界、获得知识的最根本的方法之一。因此可以说隐喻研究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领域，它无所不在，影响深远。自从雷可夫（George Lakoff）出版那本划时代的《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以来，有关认知隐喻的文献可谓卷帙浩繁，材料相当充足，而且讨论认知隐喻和翻译的作品为数也不少。但是只要我们仔细分析这类研究成果，就会发现大部分仍然是认知理论多于翻译实践，作者的精力主要倾注于原则概念，而非操作实践。真正从翻译实践者的角度，将认知隐喻研究的成果与翻译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的作品为数仍不多。正是这一背景促成了本书。

隐喻是一种语言现象，在本质上更是人类形成对周围世界的思维模式和认知手段的过程。中西方背景下，英汉语言的隐喻现象与文化密不可分。翻译不仅是语际间的转换，更是一种跨文化转换。因此，在认知隐喻的跨文化翻译过程中，我们应从认知的角度分析隐喻所蕴含的文化信息，确定相应的翻译策略，实现源语文本及文化信息的准确传递。本书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英汉隐喻国内外主要理论以及工作机制的深入研究，探索和揭示了英汉两种语言在隐喻表达形式上存在的跨文化间的共性与差异，探讨了英汉隐喻中的文化认知和跨文化视角，以便在英语翻译时能够更好地把握不同语言在形式与意义表达上的基本规律，并在具体的英语翻译实践（商务文体、旅游文体、广告文体、文学作品）中，译者能够熟练地把握两种文化的异同，进而采取恰当的翻译策略，有效地传递信息，传达不同的文化，从而进一步为隐喻认知语言学理论在英语翻译实践中的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相信本书的研究内容能够对英汉隐喻比较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对认知语言学理论在英语翻译教学理论的应用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本书在撰

写过程中，参考、借鉴和吸收了部分学者的理论与作品，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由于时间、研究能力等方面的问题，难免会有不足之处，诚请有关专家、同行及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作 者

2017年11月

目 录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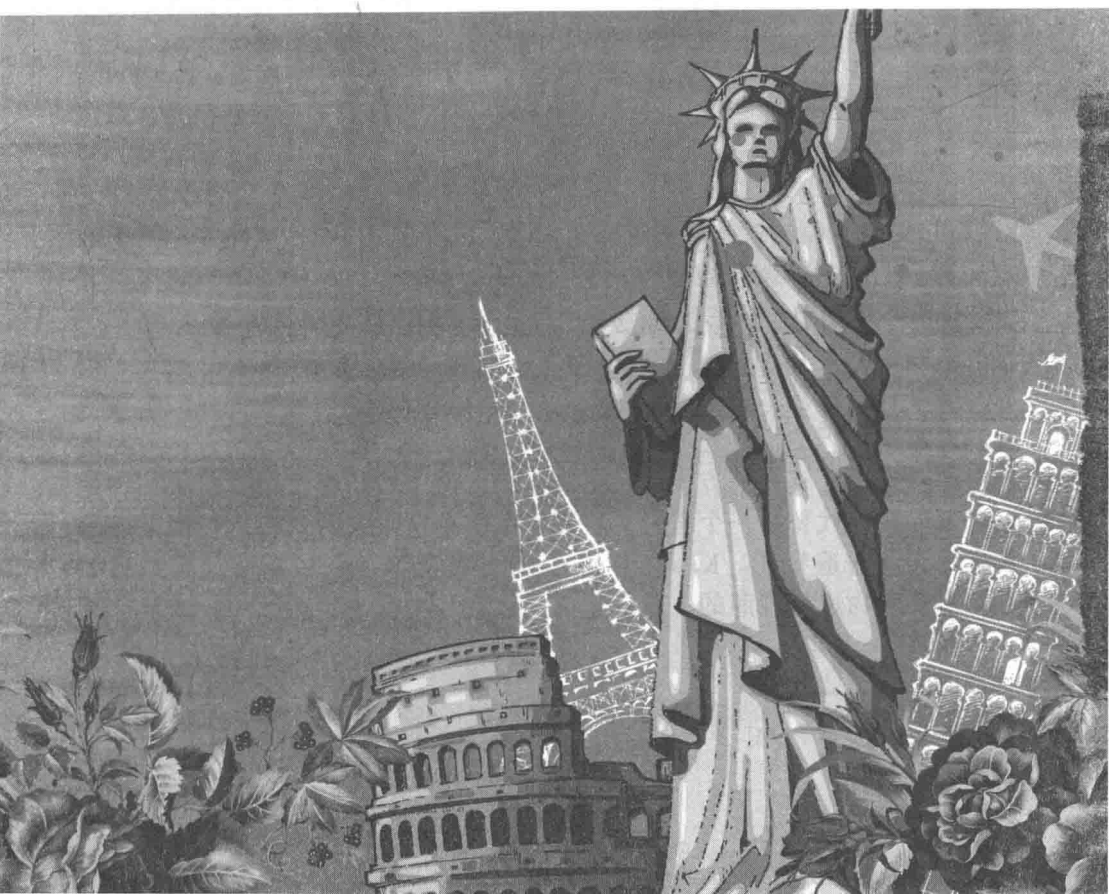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国内外隐喻研究阐释	1
第一节 隐喻的界定及隐喻思维	2
第二节 西方隐喻研究的发展及主要理论	10
第三节 国内的隐喻研究	21
第二章 英汉隐喻的工作机制	31
第一节 隐喻的本质及重要意义	32
第二节 隐喻认知及工作机制	44
第三节 隐喻认知应用研究	64
第三章 英汉隐喻的历时对比研究及其文化基础	69
第一节 隐喻与文化的关系	70
第二节 英汉隐喻的共性	74
第三节 英汉隐喻的差异性	88
第四节 隐喻研究的跨文化视角	103
第四章 英汉隐喻与英语翻译理论	107
第一节 翻译的认知隐喻解读	108
第二节 隐喻视角下的翻译决策	113
第三节 隐喻翻译实例分析	122
第五章 翻译、文化与跨文化研究	129
第一节 文化、语言与翻译	130
第二节 英汉语言文化的异同	151
第三节 翻译与跨文化传播	165
第四节 英语翻译的跨文化策略	171

第六章 英语跨文化翻译实践.....	177
第一节 商务文体中的文化翻译.....	178
第二节 广告文体中的文化翻译.....	186
第三节 旅游文体中的文化翻译.....	192
第四节 文学经典作品中的文化翻译.....	195
参考文献.....	212

第一章

国内外隐喻研究阐释

本章从隐喻的界定开始，探讨了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不同隐喻理论，并重点对这些理论的主要内容、主要意义及其局限性做了阐述，从而需要人们在进一步深化隐喻研究的同时关注存在的缺陷。



第一节 隐喻的界定及隐喻思维

一、隐喻的内涵界定

(一) 隐喻的概念问题

隐喻的概念是个非常麻烦的问题,特别是20世纪以来,来自各个学科的研究视野为隐喻研究增添了丰富的内涵,也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概念。不过总的来说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隐喻是传统修辞学所定义的隐喻,基本以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为蓝本。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隐喻的定义为:“隐喻字是属于别的事物的字,借来做隐喻,或借属作种,或借种作属,或借种作种,或借用类同字。”^[1]这个概念认为隐喻与明喻一样,都是一种不同事物之间的对比,是一种修饰性的语言现象。这样看来,狭义的隐喻是一种与明喻、转喻、提喻、拟人等并列的修辞手段。

广义的隐喻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都放弃了修辞隐喻的定义,使得修辞隐喻的研究仅限于文学和修辞学领域。广义的隐喻接纳了各种各样的研究进路,形成了内容丰富的隐喻理论。Eva Feder Kittay把隐喻看作是不同范围关系的转换,他认为隐喻的意义转换是从载体语义场(field of the vehicle)到主题语义场(field of the topic)的转换,转换的内容是载体术语与其他术语所共有的相似和相异关系。语言学家M. A. K. Halliday认为隐喻就是意义的表达变体。理查兹在《修辞哲学》中的隐喻定义为:“用一种观念的符号来表示另一种观念。”根据这些观点可以看出,隐喻不再是单个词的使用问题,而是意义的表达问题。

认知语言学派对此的认识更深入。他们认为,隐喻本质上就是“用此言彼”,语言在本质上是隐喻的,因为就语言系统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来看,人类所认识的世界并非所谓“真实”的实在,而是通过语言这一棱镜折射的“实在”;另一方面,从语言系统内部来看,任何语言符号在理论上都可以用来代替另一个符号,所以隐喻不是文学语言的专有特征,而是人类语言的普遍特征。Kenneth Burke将隐喻定义为:“隐喻是根据另一事物对某事物进行观照的工具。它从‘彼物’中抽出‘此性’,或从‘此

[1] 亚里士多德. 诗学 [M]. 罗念生,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62.

物’中抽出‘彼性’。”George Lakoff和Mark Johnson认为,隐喻绝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从根本上讲它是一种认知现象。他们给出的隐喻定义为:“隐喻的本质是通过另一类事物来理解和体验某类事物。”^[1]这些观点都将隐喻作为一种认知手段、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本书将采用广义的隐喻定义,以认知隐喻为研究对象,以Lakoff和Johnson的定义“隐喻的本质是通过另一类事物来理解和体验某类事物”为基础,把明喻、转喻、提喻、谚语、寓言、拟人、类比甚至模型等都归于认知隐喻的范畴。

(二) 隐喻相关的术语

隐喻的基本形式非常简单,就是“A是B”,其中的要素A和B,可以是词、词组、句子、语篇,甚至是语义域、心理空间等。中国传统上称为本体和喻体,Richards称为“语旨或话题”(tenor或topic)和“载体或根据”(vehicle或ground),Black称为“主项或焦点”(principal subject或focus)和“次项或框架”(secondary subject或frame),Lakoff称为“目标域”(target domain)和“源域”(source domain),Kitty和Lehrer称为“目标域”(target field)和“提供域”(donor field)等。这些不同的术语来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因而具有不同的内涵,但是它们的指称(即外延)是相同的。为简单起见,本书使用“本体和喻体”这对术语。

(三) 隐喻与类比、模型的关系

把明喻、转喻、提喻等归入认知隐喻似乎并没有太大争议,但是把类比和模型也归于隐喻却有不同意见的。因为不管是科学家,还是科学哲学家通常都把隐喻、类比和模型并列使用,似乎它们指称的是不同的东西。一般认为,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

(1) 隐喻是语言性的,对比的是两个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类比是关系性的,对比的是两个结构之间的相似性。

(2) 类比可以分为形式类比和实质类比,它们使我们注意到的相似性关系都是一种对称性关系。而隐喻使我们注意到的相似性关系则是非对称的。

(3) 通过类比使我们注意到的相似性,要么是基于经验上的观察事实,要么是基于数量关系上的测度,它们都具有主体间性或客观性。而隐喻使我们注意到的相似性则具有主观性或私人性。^[2]

[1] George Lakoff,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5.

[2] 颜泽贤, 范冬萍. 系统科学论——复杂性探索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191.

(4) 模型是运用类比逻辑对目标领域对象所做的精确的、系统化的、协调一致的隐喻系统。隐喻与模型的区别是一个程度的问题。

但是笔者提出不同意见：首先，“隐喻是语言性的，类比是关系性的”这种区别主要源于对隐喻概念的分歧，把隐喻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是修辞隐喻的观点。笔者认为认知隐喻的概念包含了关系性的映射。Lakoff将隐喻分为三类，结构隐喻（structural metaphors）、方位隐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s）和实体隐喻（ontological metaphors）。其中，“它们（结构隐喻）允许我们借助一个高度结构的、认知清晰的概念去刻画另一概念”

（They allow us to use one highly structured and clearly delineated concept to structure another.），指的就是结构性的关系映射。比如Lakoff的一个著名例子就是“讨论是战争”（Argument is war.）。战争有一个基本的结构，从发起挑战、构筑防御、进攻、防守、反攻、撤退，到最后投降或战胜对方等。战争的这个结构、术语以及各个步骤之间的关系都可以映射到“讨论”这个概念上。因而可以说类比其实就是结构隐喻，是认知隐喻的一个子类。

其次，虽然类比关系具有对称性，但是类比的双方总是有一方是认识清晰的、全面的，而另一方是认识模糊的、部分的。而类比的认知能力来自从具体的、认识清晰的、理解全面的一方投向抽象的、认识模糊的、理解困难一方的推理过程，这时类比推理才有意义，而反过来是没有认知意义的。比如从水波—光波的类比过程，只有从水波到光波的类比才是有意义的，反过来尽管在逻辑上有意义，但是在认知上没有任何价值。至于说类比关系具有主体间性或客观性，而隐喻具有主观性或私人性，笔者认为这种说法预设了“隐喻是修辞性的，类比是逻辑性”的观点。对于修辞语言，各人有各人的解读，主观性较强。如果我们把隐喻看作一种认知方式和一种思维方式，这种区别就不复存在了，因为作为认知方式的隐喻也是以经验为基础的，而人的经验也是具有主体间性的，所以这样看来，类比也应该是认知隐喻的一个子类。

再次，模型本质上就是隐喻，模型的建立是以经验为基础的，特别是科学家的知识背景。通过模型来研究客观对象，其实就是隐喻映射的过程，其中模型是喻体，客观对象是本体。模型和原型的关系都可以用隐喻陈述来表达，比如科学中使用的模型、光的水波模型、气体分子的弹子球模型等，都可以表述为“光是波”“气体分子是弹子球”等隐喻陈述。反过来也一样，每个隐喻也都蕴含着一个模型，只不过有些不是质料模型，而是思维模型而已。比如说“时间是金钱”，金钱的意象、作用，甚至货币的手感、颜色等都会映入人的脑海，形成思维模型。所以 Max Black 说：“每一个隐喻

都是潜在模型的显露。”^[1]对于数学模型,数学关系本质上也是隐喻性的,构建数学模型的过程也是隐喻性的,因为数学建模要根据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情况做出不同的抽象处理,寻找出所研究的实际问题与某种数学结构的对应关系,从而使实际问题得到简化,归结为一个数学问题。所以数学模型与研究对象是一种同构或同态性的隐喻关系。

最后,科学实践中科学家和哲学家对隐喻、类比、模型的区分往往是模糊的,更多情况下是混用。比如水波、声波、光波之间的关系,有的科学家称其为模型,但也常常被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们称为类比和隐喻。所以完全有理由把类比和模型归于认知隐喻。

(四) 关于George Lakoff的“映射”问题

George Lakoff 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就是源域对目的域的“映射”(mapping)过程。“映射”这个词至少有两个意义,一是日常语言的意义,就是“照射”“投射”的意思;二是数学上的映射关系。从Lakoff的文献叙述中看,他使用的“映射”应该是日常意义的“映射”,即投射。但是Lakoff却说他的“映射”是数学意义的映射。在《当代隐喻理论》一文中他指出,“隐喻可以理解为从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数学意义上的映射)(The metaphor can be understood as a mapping (in the mathematical sense from a source domain to a target domain))。”^[2]

笔者认为这样理解是错误的,因为数学意义上的映射关系应该是:设A和B是两个非空集合,如果按照某种对应关系f,对于集合A中的任何一个元素,在集合B中都存在唯一的一个元素与之对应,那么,这样的对应(包括集合A、B,以及集合A到集合B的对应关系f)叫作集合A到集合B的映射(mapping)。映射有两个条件:第一是定义域的遍历性,即A中的每个元素x在映射的值域中都有对应对象;第二是对应的唯一性,即定义域中的一个元素只能与映射值域中的一个元素对应。

这样看来,不管是把隐喻的源域当作集合A,把目标域当作集合B,还是反之,都不构成映射关系。还以“讨论是战争”为例:先假设目标域“讨论”为集合A,源域“战争”为集合B;集合A“讨论”一般不会造成人员伤亡,这一点在集合B“战争”中就没有对应项。所以从集合A“讨论”到集合B“战争”不构成映射关系;再假设源域“战争”为集合A,目

[1] Max Black. More about metaphor[A]. In Andrew Ortony(ed.), Metaphor and Thought [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30.

[2] George Lakoff.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A]. In Andrew Ortony(ed.), Metaphor and Thought [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06-207.

标域“讨论”为集合B,那么“战争”中经常使用刀、枪,这在集合B“讨论”中也没有对应项。所以也不符合“数学映射”的第一个条件,即定义域的遍历性。隐喻是部分映射,只有相关的、相似的部分才会投射到目标域上,而源域的大部分特征与目标域是没有关系的,所以笔者认为Lakoff的“映射”应该是日常意义,即投射,而非数学意义上的“映射”关系(mapping)。

二、隐喻思维

(一) 隐喻思维产生的根源

我们为什么要使用隐喻?为什么不直接表述目标对象而非要迂回表述呢?对于修辞隐喻,主要是为了取得一定的修辞效果;而对于认知隐喻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这里我们只能提出两种假设。《隐喻:修辞心理研究》一书的作者特鲁德·巴克伦提出了两种隐喻起源的假设,一种可以称为语言空白论,另一种可以称为思维贫困论。语言空白论认为,人类相互之间和与大自然的接触不停地刺激人的感官,在大脑中引起相应的反应,从而形成信息。这一过程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无限的信息链,可以分割成无数的小单位,即语义单位。随着人们经验的扩展,信息单位也不断增加,但是只有一部分语义单位被幸运的赋予了语言来表达。为了表达其他空位信息单位,人们不得不借用已经存在的词语。所以词语的隐喻用法起初是为了填补语言表达的空白。正是这个原因,人们最早创造使用的词汇多是表示具体事物,当人类从具体概念中逐渐获得抽象思维能力的时候,往往借助于表示具体事物的词语来表达抽象的概念。正如“抽象”二字所示,任何抽象的概念都是从形象思维中抽“象”而来,这种能力就构成了人类隐喻思维体系。

而思维贫困论认为,在人类原始意识中,一个概念的界限往往是笼统的、模糊的,精细的区分和定义是漫长、渐进的过程。在此之前,人们往往把我们现在认为是完全不同的事物看作是同一概念,因而只用一个符号来表示。只有经过精细区分之后,同一符号的一些含义才被认为是隐喻性的。也就是说,隐喻不是源于语言的贫乏,而是源于思维的贫困。

(二) 隐喻思维——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

自从隐喻从修辞研究进入认知研究之后,语言学家、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以及科学哲学家逐渐发现,隐喻思维不仅是一个修辞问题,而首先是关于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问题,关系到概念的形成与建构的问题。除了人们的某些直接经验外,即所谓的前概念结构,人们的思维都与隐喻有关。

Lakoff说：“隐喻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它不仅仅存在于语言中，也存在于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中。我们赖以思考和行事的日常概念系统本质上都是隐喻性的。”^[1] M. 明斯基下了类似的论断：“所有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隐喻。”^[2] 作为人们认知、思维、经验、语言甚至行为的基础，隐喻是人类生存最主要的、最基本的方式之一，正是隐喻构建了我们的概念系统。

人们认识世界主要是通过概念和范畴进行的，但是概念和范畴本质上都是隐喻性的。Lakoff通过语料分析发现英语的基本概念都来自隐喻，如时间、数量、状态、变化、行动、缘由、目的、手段、情态甚至范畴等，他称之为隐喻概念（metaphorical concept）。而由隐喻概念派生出来的语言表达可以形成一个自治的系统，他称为隐喻概念系统。比如“理论是建筑物”是一个隐喻概念，由此可以派生出一系列的语言表达，如“理论一定要打好基础”“不然理论就成了空中楼阁”“你需要再找些材料来加固你的理论”“尽管你们都反对，但是我的理论仍然岿然不动”“他的理论最终轰然倒塌”等，这些表达构成了隐喻概念系统。

Lakoff认为人类认知有两个层次：一是前概念的（preconceptual），二是概念的（conceptual）。前概念认知主要包括感知和身体行动，其构成有两种方式：其一，基本层次结构、格式塔感知和感知神经活动等；其二，肌肉运动知觉形象图式（kinesthetic image schemas），也就是日常经验中反复出现的简单视觉结构（如部分—整体、容器、物体、源头—路径—目标、中心—边缘、上—下、联系等）。概念认知是抽象的、表征的，具有意识空间（mental space）和理想化认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的特征。即使在前概念结构并不多的概念领域，我们也常常通过对前概念结构进行隐喻扩展来强行形成结构。因而，隐喻对于概念结构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它把概念结构与我们已经认识清晰的经验结构联系起来。

范畴化也是我们认识世界最根本的途径之一，“如果没有范畴化能力，不管在物质世界中，还是在社会交往和思维活动中，我们都将一事无成。”^[3] 现代认知科学研究发现，范畴化并不是像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去寻找一组事物或现象预先存在的共有性质集，而是通过原型、基本层次、

[1] George Lakoff.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M].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3.

[2] M.Minsky.Society of Mind: Simon&Sohuster [DB/OL].1987.p.299.http://alumni.media.mit.edu/~mt/thesis/mt-thesis-2.1.html

[3] George Lakoff.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M].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6.

家族类似和图式等方式来进行的。这些认知方法都是间接的,通过提喻、转喻、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关系等来认识世界,因而都是隐喻性的。特别是对于一些抽象的事物如爱情、尊严等,复杂的事物如生活、战争等,看不见、摸不着的事物或现象如电、时间等,都是基于我们自己的身体经验通过隐喻来理解的。

利用范畴来认识世界本质上也是隐喻性的,因为把基本层次的、以原型为标志的范畴和形象图式应用到我们经验的其他层次,其本身就是一个隐喻的过程。把不同层次的感知与我们经验的基本层次结合起来并不是平滑的、连续的,因为这些感知是在时间和空间的不同点上获得的,我们要结合的是意识中映像的摘录,结合的方法是利用中介层次的隐喻概念。我们的感知系统会不断调整以适合某些不变量,而这些不变量的建立需要一个认知系统——一个以基于记忆的、通过直接感知图式或已有的概念图式而获得认知经济性的系统。

(三) 隐喻思维的陷阱

由于隐喻无处不在,而且隐喻语言与非隐喻语言在理解上也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因而通过隐喻来认识世界是一种无意识的、自然而然的思维存在。但是必须警惕的是,隐喻并不保真。它给人们提供的是一种可能性,一种认识世界的通道,给人以启发,但不保证认识过程和认识结果的正确。隐喻具有误导性,它可能指向的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从而给人们的认识活动设置陷阱。隐喻思维的陷阱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把隐喻的世界当作客观存在。

日常生活中隐喻无处不在,特别是很多死隐喻,早已深入人心,并固化为日常语言的一部分,其喻体部分已经变成了本体的一部分,如时光飞逝——把时间隐喻为移动的物体,兴高采烈——用“高”来描述“兴奋”等。但是时间真的是物体吗?还是移动的?兴奋时为什么用“高”表示呢?不是也有很多足球运动员在进球之后兴奋地躺在地上吗?

另外,中西语言中都有一个较为普遍的隐喻,就是容器隐喻,即将事物比作容器。例如,把语言、理论、思想等都当作一个容器,所以才有“在汉语言里……”“在相对论中……”“在他的观点中……”等表达方式,它们可能容纳或没有容纳内容。这样看来,听者听不懂说话者的语言,不是说话者的错误,而是听话者解码不正确或不充分。容器隐喻对人的思维影响很大,它误导人们的认识,因为它只让人们注意到了传递信息的符号,如文字、书籍、图书馆、胶片、磁带、光盘等,而忽视了最重要的信息建构者,即人。最终,人们剩下的只是物理符号,而不是文化。

第二，隐喻是部分映射。

隐喻的另一特征是部分映射。通过喻体突出强调了本体的某些特征，但同时也掩盖了另外一些特征。Allan Paivio就曾指出，对研究语言和思维的人来说，隐喻就是日食（Metaphor is a solar eclipse.）。它掩盖着所研究的物体，但通过合适的望远镜，它又能显出一些突出的、有趣的特征。对于隐喻强调的那部分特征，会得到彰显，可以给人们以启发，为人们提供认识本体的途径。但是它所掩盖的那部分特征也可能非常重要，如果在使用隐喻过程中被忽略了，隐喻就可能具有误导性。当我们说“组织系统是机器”时，它强调了组织各部分的协调配合，但却忽视了各个部分的主动性；当我们说“组织系统是生命有机体或具有大脑的有机体”时，它强调了组织的目的性和部分之间的依存关系，但是却掩盖了部分之间的利益冲突、意见冲突和各个部分的能动性；当我们说“组织系统是一种文化”时，它强调了组织的氛围和价值观念的统一，但却掩盖了组织管理的强制性、资源配置的合理性，而且还有意识形态控制的嫌疑。

科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模型也是这样，它可能是一个智慧工具，也可能是一个智慧陷阱。当一个模型的非本质的特点被错误地认为是构成它所包含的理论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特点时，模型可能与理论本身相混淆了。如光的发射理论就耽误了光的周期性的发现；声音的波动理论也影响了光的横波的发现；粒子类比到量子理论中，无法解释粒子“位置”和“速度”的不确定性理论。

第三，隐喻使用的随意性。

隐喻无处不在，而且隐喻的使用几乎没有任何限制，任何隐喻我们都没有办法指责它是错误的。但是针对某一具体情况，使用什么样的隐喻，人们却会根据自己的文化、知识背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做出不同的选择。通常情况下，人们会无意识地针对同一事实使用对自己有利而对别人不利的隐喻，因为隐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是在不知不觉中渗透到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当中的。而利己又是人类乃至所有动物的本性，所以在使用隐喻时采用双重标准就在所难免，隐喻思维的误导性和欺骗性也由此而生。比如说19世纪中期关于阴极射线的研究，德国科学家普遍采用了“光是波”的隐喻，而英国的科学家普遍采用了“光是粒子”的隐喻，这就是由于文化背景和科学传统的不同造成的。

这种使用不同隐喻造成的分歧在看待社会问题上更为明显。比如对于城市的贫民窟问题就有两个不同的隐喻，“贫民窟是城市的毒疮”和“贫民窟是贫民的根”。如果采用前者，那么贫民窟就应该清除；而如果采用后者，贫民窟就应该保留并加以保护。更加危险的是，使用前者的往往是

城市的管理者,而使用后者的又多为贫民窟的居民,这就势必形成政治问题、种族问题,甚至是阶级问题。Schon 甚至认为采用不同的隐喻,就好像生活在不同范式下,生活在两个不同世界的人的对话是不可通约的。

第二节 西方隐喻研究的发展及主要理论

“隐喻”无疑是当代西方语言学领域最重要的概念。隐喻研究已经成为当代认知语言学的主要热点之一。

一、西方隐喻研究的历史演绎

隐喻的英文单词metaphor最初则是源自希腊语metapherein, meta是across, phor是carry, 所以metaphor原来是一种“由此及彼的运动”, 是一种“转换”。这种转换也就意味着隐喻所陈述的内容从字面形式上来看往往是错误的。因此, 在20世纪前半叶, 把“科学”和“隐喻”这两个术语放置在一起, 即便在学术界也算得上是离经叛道、匪夷所思的。

现代科学只有300多年的历史, 而人们对隐喻的研究可以最终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他把隐喻界定为词义的转移, 认为隐喻的使用目的是为了修辞和取得诗情画意的效果。由于亚里士多德的学术盟主地位, 隐喻长期以来一直是修辞学家们关注的议题。为此, 学术界大部分人都将隐喻与明喻、代喻和拟人等修辞手段联系在一起, 仅仅是众多修辞手段中的一种。在修辞学走向没落的时代, 人们关注的也只是隐喻的装饰性的功能。

亚里士多德认为隐喻从某种意义上可以从自然语言中剥离开来的思想(也就是认为隐喻是一种添加到语言上用以实现某种特定功能或任务, Hawkes, 1980:34)遭到了雪莱(Shelley)和科尔律治(Coleridge)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人的挑战。这些柏拉图学派继承者所表现出来的向权威叫板精神丝毫不亚于科学革命的先驱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他们主张, 隐喻是整个语言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人类用以表现想象力时不可或缺的手段。柏拉图学派的思想家维科(Vico, 1725)甚至坚持认为“语言起源于隐喻”(转引自V. Sage, 1994)。按照这种观点, 隐喻并不代表什么附加功能, 而是语言固有的部分和构成形式。

然而, 挑战者们的声音在强势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面前显得微